

曹禺戲劇集二

野原

野 原

昌 曹

排演本劇須得作者（通訊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轉）同意

時間 秋天

序幕 原野鐵道傍。

——「立秋」後一天傍晚。

第一幕 魚圓王家正屋。

——序幕十日後，下午六時。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同日，夜九時。

——同日，夜十一時。

第三幕（時間緊接第二幕）

第一景 黑林子，叉路口。

——夜一時後。

第二景 黑林子，林內窪地。

——夜二時後。

第三景 黑林子，林內水塘邊。

——夜三時後。

第四景 黑林子，林內小破廟後。

——夜四時後。

第五景 景同序幕，原野鐵道旁。

——破曉，六時後。

## 人物

仇 虎——一個逃犯。

白 傻子——小名狗蛋，在原野裏牧羊的白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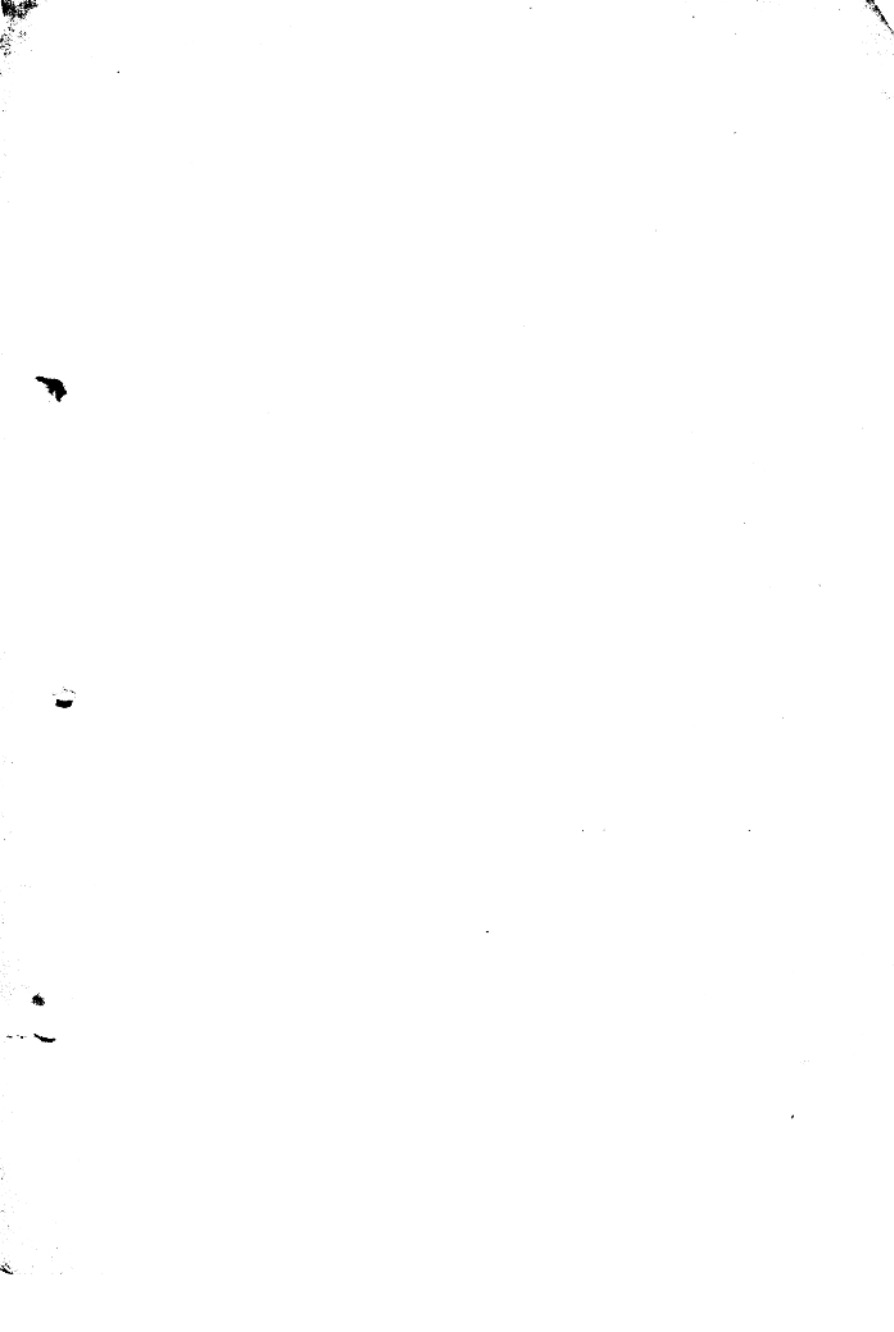
焦大星——焦團王的兒子。

焦花氏——焦大星新娶的媳婦。

焦 母——大星的母親，一個瞎子。

常 五——焦家的客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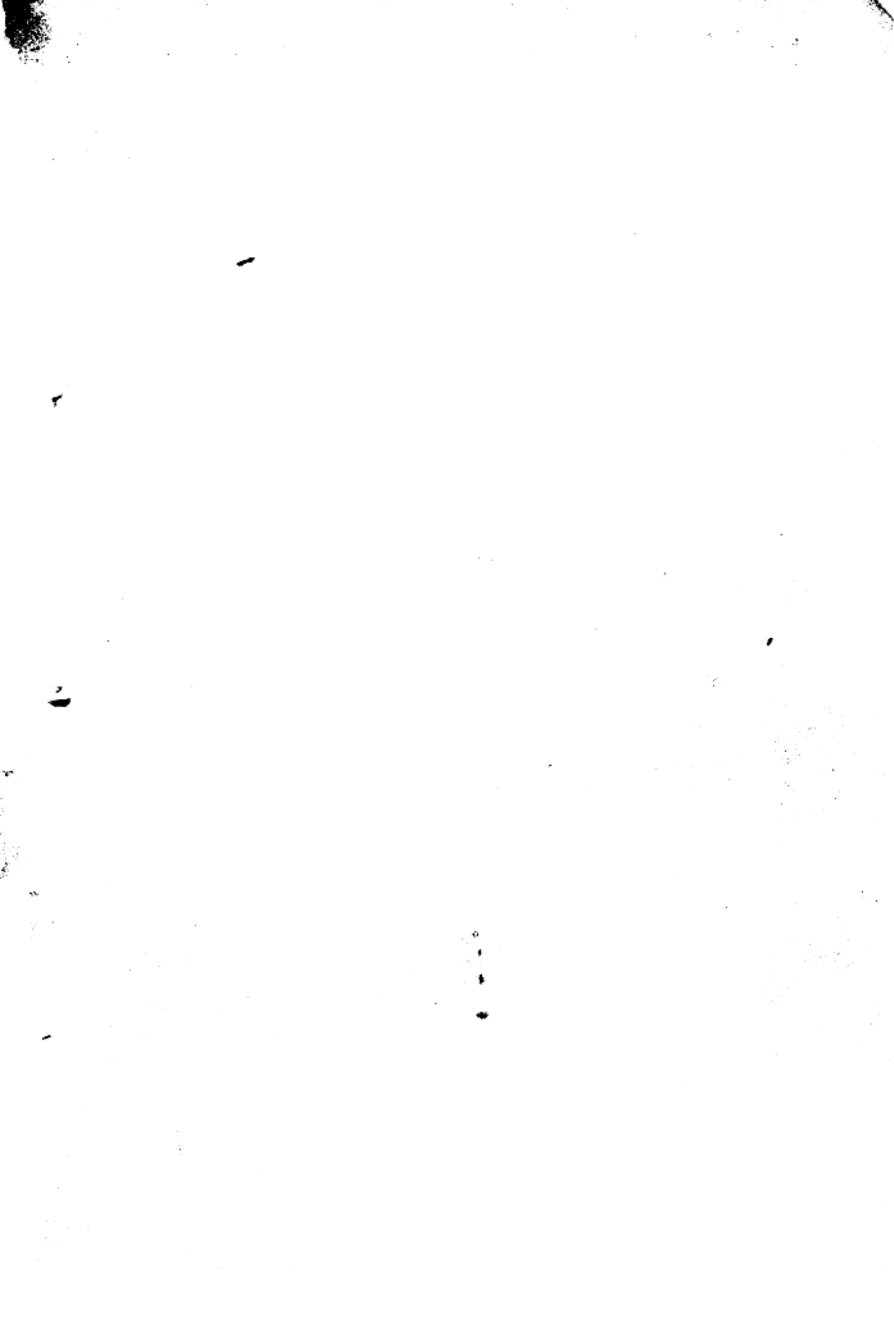
(第三幕登場人物另見該幕人物表。)



序

幕





## 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鬱的，生命藏在裏面。泥土散着香，禾根在土裏暗暗滋長。巨樹在黃昏裏伸出亂髮似的枝椏，秋蟬在上面有聲無力地振動着翅翼。巨樹有龐大的軀幹，爬滿年老而龜裂的木紋。矗立在莽莽蒼蒼的原野中，他象戴着嚴肅，險惡，反抗與幽鬱，彷彿是那被禁梏的普饒密休士，羈絆在石巖上。他背後有一片野塘，淤積油綠的雨水，偶爾塘畔竄落籬落地跳來幾隻青蛙，相率撲通跳進水去，冒了幾個氣泡；一會兒，寂靜的暮色裏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一陣斷續的蛙聲，也很寂寞的樣子。巨樹前，橫着墊高了的路基，鋪着由遠處不知名的地方引來的兩根鐵軌。鐵軌鑄得像烏金，黑黑的兩條，在暮靄裏閃着亮，一聲不響，直伸到天際。它們帶來人們的痛苦，快樂和希望。有時巨龍似的列車，喧赫地叫了一陣，噴着火星亂竄的黑煙，風掣電馳地飛駛過來。但立刻又被送走了，還帶走了人們的笑和眼淚。陪伴着這對鐵軌的有道

傍的電纜桿，一根接連一根，當野風吹來時，白蟻繭上的黑線不斷激出微弱的嗚鳴的聲浪。鉄軌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埋石，有守路人的破舊的「看守閣」，有一些野草，並且堆着些生鏽的鉄軌和枕木。

在天上，怪相的黑雲密匝遮滿了天，化成各色猙獰可怖的形狀，層層低壓着地面。遠遠天際外逐漸裂成一張血湖似的破口，張着嘴，發出幽暗的赭紅，像噩夢，在亂峯怪石的黑雲層堆點染成萬千詭異難怪的色彩。

地面依然昏暗暗，漸漸升起一層灰霧，是秋暮的原野，遠遠望見一所孤獨的老屋，裏面點上了紅紅的燈火。

大地是沉鬱的。

閉幕時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樹望着天際的顏色，喘着氣，一呼也不呼。青蛙忽而在塘邊叫起來。他拾起一塊石頭向野塘擲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裏，立時蛙也嚇得不響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去坐，然而樹上的

「知了」又嘶鳴地鬧起，他仰起頭，眼裏凝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個石塊朝上——遙遠一聲汽笛，他回轉頭，聽見遠處火車疾馳過去，愈行愈遠，夾速發聲隱微的汽笛。他扔下石塊，嘔出一口氣，把寬大無比的皮帶繫了緊，一隻腳在那滿沾污泥的黑圈上擱弄，腳蹠上的鐵鍊惘惘地響起來。他陡然又記起腳上的累贅。舉起身旁一塊大石在鐵鍊上用力擲擊。巨石的重量不斷地落在手上，搗了腿骨，血殷殷的，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緊，一次又一次捶擊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額上滲出汗珠，流血的手擦過去。他狂喊一聲，把巨石擲進塹裏，喉嚨哽噎像塞住鉛塊，失望的黑臉仰朝天，兩隻粗大的手掌死命亂絞，想掙斷足蹠上的桎梏。

這處彷彿有羊羣奔踏過來，一個人「哦哦」地吆喝，趕牠們回欄，羊們亂竄，哀傷地咩咩着，衝破四週的寂靜。他怔住了，頭朝轉那聲音的來向，驚愕地諦聽。他轟然跳起來，整個轉過身來，面向觀衆，屏住氣息矚望——這是一種奇異的感覺，人會奇怪造物者怎麼會想出這樣一個醜陋的人形：頭髮像亂麻，額大無比的怪臉，眉毛垂下來，眼燒着仇恨的火。右腿打成爛肢，骨凸起彷彿磨着一個小包挾。筋肉暴突，腿是兩根鐵柱。身上一件密結紐絆的藍布褂，被有刺的鐵絲戳些個窟窿，破爛處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

圍着「腰裏」——一種既寬且大的黑皮帶，——前面有一塊瓦大的銅帶扣，閃亮閃亮的。他眼裏閃出兇狠，狡惡，機詐與嫉恨，是個剛從地獄裏逃出來的人。

他提起腳跟跳望，人獸明地向身邊來。「哦哦」吶喊着，「嘩嘩」羊們擁擠着，人獸走近了，他由軌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。

不知爲什麼傳來一種不可解的聲音，聽得很興高采烈的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」一句比一句有氣力，隨着似乎頓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響。

於是白饅子漲得臉通紅，膀着一筐樹枝，右手背着斧頭，由軌道上跳跳蹦蹦地跑來。他約莫有二十歲，胖胖的圓臉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對老鼠眼睛，響個不停。頭髮長得很低，幾乎和他那一字眉連接一片。笑起來眼眯成一道縫。一張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；如若見着好吃好看的東西，下顎便不自主地垂下來，唾涎還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饅，無父無母，寄在一个遠鄉的鄉下，爲人看羊，斫柴，做些零碎的事情。

白傻子（興奮地跑進來，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車。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  
（忽爾機車噴黑烟。）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……（忽爾他翻轉過來倒退，兩隻臂膊像一雙翅膀，隨着嘴裏的「吐兔」一扇一扇地——哦，火車在打倒輪，他拼命地向後退，口裏更熱鬧地發出各色聲響，這次「火車頭」開足了馬力。然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攔住了腳，撲通一聲，「火車頭」忽然摔倒在軌道上，好痛！他咧着嘴似哭非哭的，樹枝撒了一道，斧頭溜到基道下，他手攔在眼上，大嘴裏哇哇地嘍一兩聲，但是，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沒人問，也沒人痛，並沒人看見。他回頭望望自己背後，把痛處揉兩次，立起來，彷彿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氣，輕輕把自己屁股打一下，「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」他唏噓地似乎得到安慰。於是又——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兩隻胳膊是飛輪，眉飛色舞，下了基道的主坡，在通行大車的上道上奔過來，繞過去，自由得如一條龍。）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……（更興奮了，他咋開了嘴，舉着機車的汽笛）嗚——嗚

——鳴。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吐。鳴——鳴——（冷不防，他翻了一個跟斗）

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（看！又翻了一個！）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漆叉卡叉，吐兔

圖吐，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（只吹了一半，遠遠傳來一聲低聲而隱微的機車笛，

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道，橫扒在枕木上，一隻耳緊貼着鐵軌，閉上眼，彷彿  
諦聽着仙樂，臉上堆滿了天真的喜悅。）呵呵呵！（不自主地傻笑起來。）

「從基道後面立起來仇虎，他始而驚怪，繼而不以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」

仇虎 喂！（輕輕踢着白傻子的頭。）喂！你幹什麼？

白（白傻子簡稱）（諦聽從鐵軌傳來遠方列車疾行的聲音，闔目揣摩，很幸福的

樣子，手拍着輪轉的速律，低微地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望也沒有望，只不

滿意地伸出臂膊，一睨。）你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（仇虎簡稱）（踹踹他的屁股。）喂，你聽什麼？

白（不耐煩）別鬧！（用手擺了擺）別鬧！你聽，火車頭！（指軌道）在裏面！火車！漆叉卡

又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由更滿足起來，耳朵抬起來，仰着頭，似乎在回味。）  
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！（快樂地忘了一切，向遠處望去，一個人喃喃地。）噫——火  
車越走越遠，越走越遠！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……（又把耳朵貼近鐵軌。）

仇 起來！（白不聽，又用腳踢他。）起來！（白仍不聽，厲聲）滾起來！（一脚把傻子  
踹下土坡，自己幾乎被鐵線絆個跟頭。）

白 （在坡下，恍恍惚惚拾起斧頭，一手撫摸踢痛了的屁股，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  
虎。）你……你……你踢了我。

仇 （猶笑，點點頭。）噫，我踢你！（一隻腳又抬到小腿上擦癢，鐵線沉重地響着。）你  
要怎麼樣？

白 （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，退了一步。）我……我不怎麼樣。

仇 （狼惡地）你看得見我麼？

白 （疑懼地）看……看不清。



